

多少世事浮沉

家

就在那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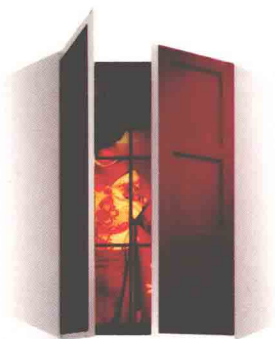
不离 不弃

沉默 欢喜

小小的家

[日] 中岛京子 著

曹亚辉 译



小さいうち
小小的家

[日]中岛京子 著

曹亚辉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小的家 / (日) 中岛京子著 ; 曹亚辉译 . — 长沙 : 湖南文艺出版社 , 2011.8

ISBN 978-7-5404-5026-7

I. ①小… II. ①中… ②曹… III. ①长篇小说 - 日本 - 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19233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 图字 18-2011-182

CHIISAI OUCHI by Kyoko Nakajima

Copyright © Kyoko Nakajima 2010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ungeishunju Ltd.,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Beijing

上架建议 : 外国流行小说

小小的家

作 者 : [日] 中岛京子

译 者 : 曹亚辉

出 版 人 : 刘清华

责任编辑 : 丁丽丹 刘诗哲

策划编辑 : 孙淑慧

特约策划 : 李吉军

版权支持 : 李彩萍

版式设计 : 付 莉

封面设计 : 和德广益

出版发行 :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 410014)

网 址 : www.hnwy.net

印 刷 :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880 × 1230 1/32

字 数 : 145 千字

印 张 : 10

版 次 :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404-5026-7

定 价 : 28.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小小的家，小小的秘密

林少华

小说中有一种小说，宛如年代颇为久远的民窑青瓷罐，虽然造型普通，出身寻常，但看得久了，便在不知不觉之中为其温润的外壁所吸引，进而感受和倾听外壁下面火与土曾经的剧烈冲撞和交融。又如一个容貌平常但举止优雅、内心丰富的知性女子，以一种微不足道的热量融化你原本不以为然的冷漠的心，让你觉得越看越耐看，越看越好看。而中岛京子荣获第一百四十三届直木奖的《小小的家》便是这样一部小说。

小小的房子，小小的家。一家三口。漂亮的少妇，能干的丈夫，聪明的孩子，加一位忠实勤快的女佣。四个人都爱这小小的红顶房子，爱这小小的家。情节波澜不惊，人物波澜不惊，语调波澜不惊。小小的家堪称幸福美满。很快，小小的家有了小小的秘密：少妇有了外遇。而外遇秘密是由少妇的和服腰带泄露的。女佣发现女主人回来时的腰带图案的折叠位置与早上出门时正相反——腰带被人动过、解开过！于是波澜不惊之中陡然有了暗流，有了高潮，有了紧张感和压迫感。



细读之下，不难发现几乎所有情节都是围绕小小的家的这个小小的秘密展开的，或是伏线，或是推力，或是背景。例如，年轻的女佣从男主人看自己时那丝毫没有异样的眼神中读出了他对异性天生的冷淡，为女主人的“红杏出墙”打了埋伏；女佣原来的主人为她讲的一个外国女佣为主人“而将朋友的原稿投进火炉”的故事促成了她后来的决定，决定为了守护这个小小的家而把女主人托她交给情人的信私自扣下。而战争显然是激化这个小小的秘密的背景原因——一九四三年秋天女主人的情人应征入伍，女主人情绪一落千丈。总之，所有的水流都涌向小小的秘密这个旋涡，不动声色，而暗起波澜，引人入胜。由此可见小说构思的精巧，此其一。

其二，作者设计一条平行线推出外部视角，即通过女佣外甥之子这一当代人的眼光来审视和校正历史语境下的战争观。家虽小，秘密虽小，其背景却不小。换言之，看似风平浪静的家和作为男女私情的秘密是在波涛汹涌的历史狂潮中展开的——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太平洋战争和日本战败投降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次第发生。在军国主义教育的作用下，包括“小小的家”父子在内的绝大多数日本人都无条件支持战争，表现出狂热的爱国主义情绪。由于有另一条平行线的出现，这部文学作品的历史观才进入当代视野，从而得以保持大体为中国人所理解的历史认识。应该说，这是作者的又一匠心独运之处。

其三，即第三个精巧构思，作为尾声，“小小的家”再次出现。“小小的家”或小小的红顶房子毁于美军空袭，男女主人公同时丧生。但故事的流程并未就此终止。战后一名职业漫画家创作了一部名叫《小小的家》的连环画。而且，在漫画家死后按其遗嘱建造的纪念馆同《小小的家》中的红顶房子几乎一模一样。这一点引起了女佣年轻的外甥孙的注意。追索当中，得知那位漫画家就是“小小的家”的女主人当年的情人。此人战后退伍返乡，终生未娶。于是小小的房子成了一段纯粹恋情的见证，小小的秘密在三种形式的小小的家中延续下来并且化为永恒的回顾与情思。

读罢掩卷，感慨欷歔之余，不能不为作者中岛京子的巧妙构思、高超的叙事技巧所折服。其笔调也见特色，不事张扬，娓娓道来，平实舒缓，而自有感人的力量 and 情愫蕴含其中，的确堪称杰作。当然，译文也相当到位，流畅自然，而又细腻工致，较好地再现了原作的风格和情致。因此，我愿意写下这篇小小的序，将《小小的家》推荐给中文读者，但愿阅读给你带来小小的愉悦、小小的感动和小小的沉思。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六日于窥海斋

时青岛蔷薇初谢，榴火正红

目 录
Contents >

第一章	红色三角屋顶的洋房 / 1
第二章	东京时尚 / 37
第三章	马口铁玩具 / 73
第四章	庆典序曲 / 107
第五章	开战 / 143
第六章	无秘策 / 181
第七章	故乡的日子 / 219
最末章	小小的家 / 257
译后记	乱世之中的日常图景 / 303

第一章

红色三角屋顶的洋房



小さいうち



1

开篇交代一句，本书不是“家务读本”。

关于家务经，我不想再絮叨，这点还希望大家谅解。

好在离开渡边家之后，我也就告老还乡，来到茨城乡下，凑合着一个人打发日子。外甥一家就近住着，时不时可以聚上一次，晚年生活或许还算幸福。毕竟辛劳多年，多少有点儿积蓄，我思忖等身体不能动了，就用这个钱进福利院。我还从其中拿出一部分钱来买了股票，让外甥替我打理着，我自己则节俭度日。养老金虽说只有稀松一点儿，由于我惯于精打细算，跟别人比不敢说，至少比世上的年轻人过得要滋润得多。

因此，这也不是为了钱。

两年前，经在出版社工作的渡边家的女儿热情介绍，我推出了一本书，书名是《多喜婆婆的超级家务心得》，这件事堪称我人生的一个转机。据说时下的年轻人，连怎么择菜、切菜，怎么扫除一

概不知。说是没人指点，竟然登门向我这样的人求教，看来时代可真是大变样啦。

说实话，那会儿我才知道，现如今，本人不亲自写也能出书，这让我很感惊诧。如今什么都是粗制滥造，真是没办法。不过话又说回来，若非如此，我的书也无缘面世。

说起来，那倒是本蛮不错的书。卖出去不少。要知道，用那笔收入，我又得以加买了少量股票呢。

可是，我所掌握的家务秘诀全都在那本书里了，故而不想再讲这事儿了。任凭什么东西，有一个足矣，同样的东西无须多弄。这也是节俭持家的秘诀。

2

今天，一位自称出版社编辑的女士来到我家，说是要和我敲定下一本书的内容。

因为我早就说过要写下一本书。“当然，关于家务的技巧，不打算再讲了。”

她哦了一声。

“不如就讲一讲多喜阿婆您个人记忆中那些难忘的东京往事，



比如您的四季感受啦，美味的家常菜啦，交往之道什么的就好。”

也是。那倒也未尝不可。我明白她的意思。可是这和我想要留在世上的东西，内容上总觉得不吻合。

人们大概以为，像我这样的人，除了讲一讲如何去除洗碗池上的白色水垢，便没有什么好讲的了。我本人就曾有过这种想法。

但如今我已过了米寿^①，一想到死期将至，便萌生了一个念头，想写下点更为重要的东西。

说起来，已经没有人了解我做女佣的那个时代了。

至于“女佣”一词是什么时候从日本彻底销声匿迹的，想必是个重大问题，会有专人学习研究。在我的记忆当中，昭和四十年代那会儿，好像还残留着。那会儿读高中的外甥，正在读一本不知是叫《红头巾》呀，还是《黑头巾》的流行小说，他告诉我说，那里边就有一个女佣阿善，逢人便拍着胸脯说，我不是保姆，叫我女佣！记得他还说过那人跟我有点儿像，大概那会儿就是尾声了吧。

据外甥讲，说是如今“女佣”已经被什么“家务代理服务”取代了。无聊透顶！

我刚去东京做女佣那会儿是昭和初期，由于正赶上女佣奇缺，在东京高级住宅区的工薪家庭，对女佣直呼其名的事儿根本没有，肯定要加敬称，以示器重。在东京那些有涵养的家庭，大致都是那

^① 指八十八岁寿辰。

样。我开始上门做佣工那会儿，哪家的夫人都知道“没有个好女佣就没有好家庭”这句话。

我是碰巧终生未嫁，本来，做女佣是出嫁前的新娘进修来着。既然是为了成为一个好新娘而做佣工，虽说不比今天的女子大学，倒也不是受人鄙夷的职业，何至于如今被看做奴隶一般了呢？真让人想不通。

就拿我来说，虽说也不是没受过委屈吧，但还是很有尊严的。再说了，工作这东西，哪有没有一点辛酸，全是开心的呢！

话虽如此，不过“女佣”这一行，倒确实难免遇到某种嘲弄的目光。

就说我吧，就被第一家的老爷拿眼神挑逗过。

只是，那人是个颇有名气的小说家，此事不便张扬。

因此，这事儿我打算就让它烂在肚子里，带进坟墓算了。

比如说，他有时会趁我用抹布擦地板时，摸我的腿和屁股；瞒着夫人偷偷给我零花钱；偶尔也会别有用心地叫我给他按摩。不过怎么说呢，分寸上还是能够把握的。

我初小毕业去东京，是在昭和五年的春天。



当时，兄弟姐妹六人中，我上面的四人都在外面做佣工，我知道自己也不该例外，可是那会儿最小的姐姐多美被送到邻村的大财主家，受累受气，很是可怜。

一到寒暑两假，多美就会带着满手满脚的冻疮裂口，哭着回家探亲。每次听她讲述，心里都会暗自叫苦，可是你说一个庄户人家的女儿又能有什么别的出路呢。

比多美好一点儿的，是我来了东京。

在当时那个时代，不乏这样的事儿，为了减少农村的吃饭人口，看到城市招工，便兴冲冲地进京，结果女儿被缺德的介绍人卖到了妓院。有时村里公认的皮肤白皙的姑娘家里，会有艺伎馆主上门买人。一般被买走的都是七岁左右，将要上小学的女孩儿。

可是，我一来相貌平平，因此没有那样的事找上门来，二来通过亲戚的门路，事先就定好了去处，又听说是户非常好的人家，在这一点上倒是省心了。

十二三岁的女孩子，能懂得什么。不管时代如何变化，这个都不会有多大改变。

说起好事，第一次坐火车甬提多么新奇和快活了。

在火车里，我那位亲戚语重心长地教导我做女佣的注意事项：要比谁都要早起，比谁都要晚睡；不能单等人家吩咐，心眼要快；不可与上门推销的人过多攀谈；不可以因为喜欢做菜就将其他活计

放到脑后；不能把看孩子当成玩耍……诸如此类，虽说是些老生常谈的说教，可我是个乐天性格，一边听她说教，一边琢磨“看孩子和玩儿一样有意思吗”，所以并没有觉得怎么郁闷。“到了东京之后哇，不管做啥，不能磨蹭。干啥都要痛快、麻利点儿才成。不能总是一口家乡话。早些儿学会讲东京话，别说土话。等了？”“等了，等了。”

“那好，这会儿开始一路上就不许再说家乡话了！每句话都要用礼貌体，等（懂）了？”

“等了。等了。”

“瞧，这‘等了’就不对。”

“还说俺呢！你问‘等了没？’俺才说‘等了’的。”

见我撅起嘴反驳，那位亲戚大婶猛地一惊，停顿了一会儿，才用东京话说道：“唉，这和当地人在一起，不知不觉就会冒出家乡话来。可得留神才是啊。”

之后，我即便有话想说，因为一开口就是家乡话，自然也就闭上了嘴巴，至于那位大婶，大概觉得万一冒出家乡话来，前面的说教等于白费口舌，也闭目养起神来。

喏，当年我就是这么一个土气的村姑，可想而知乍到东京我会吃惊成什么样子啦。

列车到达上野车站，踏上站台时的光景让我永生难忘。



站内挤满了人，数不清的粗铁轨伸向远方，怎么望也望不到边。果然名不虚传，我不由得噓了口气，心想全日本之内，大概没有从这儿去不了的地方吧。警笛不停地轰鸣着，看着往来穿梭的载货列车和升腾的煤烟，我只觉得自己来到了梦中的什么地方。

我们换乘上省线^①电车到达大塚，下了车，只见店铺林立的大街上，上班的人流、自行车流、驮运货物的马，还有黑油油的汽车、有轨电车往返穿梭，那叫一个热闹，似乎稍一挪步就要撞上什么，记得当时我晕头转向。

我跟着大婶，走在市营电车往来穿梭的大马路上，只见大塚坂下町的右边有一座气派的护国寺，湊町的新绿之中矗立着刚刚落成的文理科大学，给人气派严整的感觉，拐角处建有大塚女子公寓。

从那座茶色的洋式建筑里，走出一位梳着短发的女子，腋下夹着小手提包，鞋子发出嘎嘎的声响，现在我眼前还能浮现出她那英姿飒爽的身影。

与我生长的乡村相比，真是无论哪里都不一样。也难怪，那个时候的帝都东京是座美丽的大都市。

一听说我是由东北某县出来当女佣的，年轻一辈便于心不忍地觑起眼睛，自以为是地说上句“大婶儿，真难为你啦”。哼，真是

① 指当时由铁道省经营管理的火车或电车线路。

好笑！

小说家小中先生的家，位于市中心，是座茶室式建筑，气派十足。

我刚去那会儿，家里还有两位年长的女佣，阿正姐和阿稻姐。

阿正姐主要负责做饭和打扫卫生，阿稻姐负责照料小中先生和夫人的起居，兼跑外、洗衣服，我负责看孩子，附带着做阿正姐和阿稻姐的帮手。想想那时候，真是忙得不亦乐乎。

第二年，小中先生一位熟人的女儿因孩子小忙不过来，要调我过去帮忙，这样我便去了别人家。同小中先生家的豪门大户相比，那是个小户人家，而那些同夫人、少爷生活的日日夜夜，却充塞着我的全部记忆。

4

听我说希望把我所说的录下来，年轻的女编辑愣怔了半晌，来了这么一句：“噢，那当然。等构思^①定下来以后一定会的。”

近来的年轻人，什么都用片假名英语，成心不想让老年人听懂。我开始担心自己和这个年轻女编辑怕是合不来。因为不知道写

① 女编辑此处用了以片假名书写的concept这个英语单词。



什么，才提出暂且想到哪儿说到哪儿，随说随录的，可她却一口认定待所写内容定下来之后再录音，这还怎么对话！

“您要写的，可是自我史之类的东西？”

这个年轻人冒出这么一句。这个“自我史”就把我搞糊涂了。从字面考虑，估计是自我的历史的意思，我可不想写什么自我的历史。什么叫自我的历史？能和“……的历史”搭配的，应该是日本啦、英国啦、明治或者江户时代这类词语才对劲儿吧？

“那类内容，我们出版社怕是出不了啊。”年轻女士有点儿沉不住气，“那样的话，给您介绍自费出版部门的人吧。”

这话听着让人不痛快。又不是求着你，不给出就算了。

5

对女佣来说最为重要的，不只是扫除、做饭的手法如何漂亮，而是某种机灵劲儿。对，“某种机灵劲儿”，对我的能力给予这般评价的，正是小中先生。

“多喜姑娘你头脑很聪明嘛，有那么一种机灵劲儿。这和学习好，或者做学问的那种聪明是两码事，不过可是至关重要的噢，对于多喜姑娘这样给人家做事的人来说。”